



我伤心的还有我娘的落寞麻木表情。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周围的一切与她无关了,她正置身在一个寂静荒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很快就会消失。



最近翻一本旧书,夹于其间的一张老照片一下跳了出来,仿佛它被囿于书页间压抑了太久。忧伤像浪潮瞬间淹没了。我感到世界突然一片静寂,时钟戛然而停,无法抑制的痛楚从心尖弥漫开来。当你被一支利箭射中,你才会有这种感觉。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把这张老照片夹在书里。我对这张老照片印象太深了,它是1996年春天拍摄的,地点在我母亲家里。1996年的某个难忘的瞬间被永远定格下来了。这个瞬间既属于宇宙,也属于我姑娘,属于我儿子远远,属于我的表侄和表侄女。这张老照片给我的感觉是,它是时间大树上流出的一滴树脂,一滴琥珀色的眼泪。它应该存于我的相册里。我像保存《圣经》那样保存着那些相册,但我总是惧于翻开它们——我总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力量)眺望过去——我怕一旦翻开它们,扑面而来的回忆会将我击倒。

1996年春天,我大姨和小姨分别从四川自贡和吉林通化来如东看望她们的九旬老母。这是一次温暖的团聚,也是一次伤感的团聚。她们声称,由于关山阻隔,路途迢迢,这趟来是最后一关看母亲了。言下之意就是,老母亲归土之日,她们也不能来送别了。再也没有什么比“最后”更让人忧伤的了——“最后”是路的尽头,也是垂下的夜幕。团聚从一开始就氤氲在“最后”哀伤的氛围里。因为是“最后”,两个身处异乡的女儿以各自的方式竭尽对老母亲的孝心,但这一切却衬托出“最后”的凄凉。她们给老母亲买了一身有着喜庆花色



他的作品价格不降反升,特别是他的篆刻作品,成了艺术市场上的抢手货,民间每年都有纪念他的活动,在大家心里,他从来不曾远去。

不曾远去

□杨涛

按理说,一位书画名家离世之后,他的作品价格会不断攀升,因为作品存量不会增加只会减少,物以稀为贵。然而最近30年,不少名家大佬甫一离世,其作品价格就立马下跌,有的甚至自此无人问津。曾向人请教过其中缘由,答曰:这是由于该艺术家离世之后,他的社会活动停止了,原来靠“活动”“关系”获得的影响力与知名度迅速减退,作品的真实水平开始浮出水面,因此作品的价格只有下跌一途。

马士达先生辞世已11个年头,他的作品价格不降反升,特别是他的篆刻作品,成了艺术市场上的抢手货,民间每年都有纪念他的活动,在大家心里,他从来不曾远去。有句评论为官者的话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移来评价艺术家,亦甚恰切。

马士达先生是一位从“田野”中走来的艺术家,他的书印艺术也如大地一般丰饶、厚实、朴素,著名篆刻家石开曾以“大匠”二字评价马老的篆刻艺术,可谓高矣。马老当年凭创作实力以普通工人身份,得有力者举荐而入某著名高校执教,然直至退休仍只是一名副教授,在艺术界也从未有过显赫的头衔,可谓布衣终身。马老生前来过南通几次,有一次住在我家,我得以晨昏侍坐,聆听教诲颇多。有事没事,我常去看望马老,朋友说:“我们去看马老,就像去看自己的父亲。”今年五月下旬,十月书会于金陵美术馆举办纪念马老的活动,倡议者嘱我为序,录如下:

今年是马士达先生(1943—2012)诞辰八十周年,假如马老健在,草场门月光广场的马老家将会何等热闹!会有多少学子沐浴在和藹智慧的春风里!11年了,我们对马老的景仰与怀念没有片刻停歇过。

我们怀念马老甘于寂寞、刚直不阿的品格;

我们怀念马老敢于独造、雄浑正大、朴茂简约的书印艺术;

我们怀念马老对人生和艺术充满睿智的直解;

我们怀念马老春风化雨般的教诲与奖掖。……

十月书会成立于2014年10月18日,以倡扬纯净学风、海纳百川、融汇古今为宗旨,先后吸引了20多位中青年书法篆刻家加盟,相互砥砺,共同提高。书会的宗旨,与其说是与马老的艺术人生无意相合,毋宁说是两代艺术家精神志趣的相通。本次活动的筹划始于两年前,后因疫情影响而迁延至今。

我们怀念马老,其意义不仅在艺术,更在人生;不仅是回忆过去,更是关注当下展望未来;不仅是景仰,更是对十月书会立会初心的重温与呼唤!

的衣裳。老母亲很排斥这套衣裳,但她们硬是给老母亲穿上了。在她们看来,只有老母亲穿上了这套衣裳,她们的孝心才得以表达。然而,穿着这套衣裳的老母亲却是一副落寞的神情。这套满缀着两个女儿孝心的衣裳,老母亲只穿了一天或者两天,就再也不肯穿了。

那年,我大姨已经做了奶奶,我小姨也做了姥姥了,她们这次来也把各自的孙子和外孙女带来了,让太奶奶或太姥姥见上一面,当然是最后的一面。那年,我的儿子远远还很小,刚出世一年。上午是忙碌的,她们和我母亲都是山东人,随着她们的到来,山东人的膳食也跨进了我母亲家的门槛。每天上午不是蒸包子,就是包饺子,或是做韭菜合子,我母亲家的厨房里充斥着姜葱和面粉的味道,以及擀面杖的响声。在做面食方面,我姑娘的技艺可谓精湛娴熟,堪称一流的老手,看着厨房里忙活的景象,我姑娘内心五味杂陈。我姑娘多么喜欢包饺子啊,只要包起饺子来,我姑娘就会眉飞色舞,她飞快地擀出圆润的中间厚边上薄的饺子皮,她拌的饺子馅香味四散,让左邻右舍垂涎欲滴。我姑娘有一双粗硬的大手,这双手布满了老茧和岁月的瘢痕。这双手是典型的劳动人民的手。但是这双手,只要一包饺子就会变得柔软起来,就会变得小巧灵活。以前,从和面、拌饺子馅、擀饺子皮到包饺子,我姑娘一个人包了,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不知为什么,每逢包饺子,我姑娘就变得特别快乐。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以包饺子来追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更好的方式了。

我姑娘知道我喜欢吃饺子,她想让我学会包——“以后俺不在了,你就能自己包饺子吃了”,这是我姑娘的良苦用心。擀饺子皮的要领是,右手擀,左手拉饺子皮旋

转,边旋边擀,两只手要配合默契,浑若整体。可是我天生愚笨,我的笨在擀饺子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的两只手总是不听使唤,仿佛不是我的,而是别人的——不是南辕北辙,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或是右手忘了擀,或是左手忘了拉着饺子皮旋转,这是其一。其二,一张饺子皮在我手里至少得擀十下,即便擀十下,也擀得不圆匀,龇牙咧嘴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而我姑娘只利索地擀四下,一张又薄又圆而且中间稍厚,有点像草帽形的饺子皮就擀好了。我注意观察过,第一杖,我姑娘擀出饺子皮的四分之三;第二杖,旋转饺子皮的同时擀出二分之一;第三杖,再旋转饺子皮擀出四分之一;第四杖,最后旋转饺子皮擀出四分之三。我姑娘做着慢动作,一遍又一遍耐心教我,可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孺子不可教也,索性扔下家什不干了,嘴沮丧地翘得老高,都能挂只油壶了。我姑娘笑了起来:包饺子可比你识字容易多了,多学两趟就会了。可我觉得包饺子要比识字难上十倍都不止。见我不学了,我姑娘就自顾自包起来。我姑娘像炫技,又像是表演,擀面杖下的饺子皮旋转得宛如陀螺,快要生中风来了。饺子皮擀好了,我姑娘就一手拈着饺子皮,另一只手填上馅儿,然后两只手一拢一捏,一只地道的北方饺子就成了。我姑娘就像包饺子的机器,同等大小、同样模式的饺子源源不断从她的那双大手生产出来。两只锅盖摆不下,就一个挨一个摆在桌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饺子就像逝去了的日子,集体呈现在我们面前。

1996年,我年迈的姑娘已经擀不动饺子皮了,僵硬的手也包不了饺子了,她甚至不能较长时间地站立,她像一堵风干的墙那样随时都会塌陷下来,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落落寡欢。给我的感觉是,周围的任何东西都与她不相干了。那天上

午,大家都在忙着包饺子,看孩子的任务就落在我姑娘头上了。那天上午,母亲打电话让我去吃饺子了。她知道再也没有比饺子更能引诱我的食物。我很早就去了母亲家,可能还不到11点。厨房里忙成一片,我父亲也厕身其中打下手。在我的印象中,凡当过兵的人都会包饺子。我进了母亲的房间,眼前的一幕幕地闯入我眼帘:我姑娘坐在床沿上,她穿着蓝上衣黑裤子,套着浅咖啡色坎肩,戴着黑色毛线帽。如果你那时看到她,你就知道什么叫“瘦骨嶙峋”。床上坐着我的表侄、表侄女,两个孩子都学和尚打坐那样盘腿打坐,双手合十,神态一本正经,脸上的笑都憋着。我姑娘的脚跟前就是那张竹质六角栏车,远远站在里面。这孩子穿着橘黄色毛衣,酱色背带裤,开裆处露出一角尿布。胖嘟嘟的,满脸的胶原蛋白,眼眸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我现在还记得那种奇异的感觉,我觉得我姑娘一个人坐在落寞的虚空里。那年我姑娘九十三岁,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六岁,而远远只有两虚岁。你能想象三个孩子与我姑娘之间隔着多么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尽管看上去他们与我姑娘近在咫尺。正是这种遥远让我无比伤心。那张床还是我母亲从福建带回来的,它就像一条木舟,从闽江流域行驶到了南黄海边,而此刻,我姑娘正坐在这条木舟上,漂向我无法抵达的远方。我伤心的还有我姑娘的落寞麻木表情。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周围的一切与她无关了,她正置身在一个寂静荒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很快就会消失。有谁会记住这个世界呢?那两个孩子不会记住,我的儿子远远不会记住,甚至我也会淡忘。那天我恰巧带着相机,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按下了快门。我觉得我姑娘正在渐行渐远,我害怕再也捕捉不到她的身影了。



寻觅 吴有涛摄

有些傍水而居的人家,桃花开在河畔,或者菜畦的角落,那一团明艳的红色,从杂乱拥塞的意象中跳脱出来,跳进眼帘,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惊喜。

寻觅桃花

□江徐

为了长出好桃子,有些人就对桃树进行嫁接。这一嫁接,桃子是长得漂亮了,桃花却变味了。未经嫁接的桃树,开出的花极其娇艳,像美人之面,正所谓“面若桃腮”。至于银桃、金桃、碧桃、绛桃这些品种的桃树,开出的花,都算不得纯正桃花。四百年前,善于从花草鸟鱼中品味自然之美,也能从中习得养生处世之方的李老师,他哪里料到,四百年后,滚滚红尘里,太多美人之面,竟是雕饰嫁接后的效果。想寻觅纯天然桃花,也得骑着小毛驴,去往乡村篱落之地。

现实中没有桃花源,古诗文里常遇野桃花。陶渊明笔下,桃花源入口处,那片“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苏东坡笔下,江边“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三两枝;白居易笔下,“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的无限桃花。这些桃花,都开得极好,因为在郊野,有野趣。有一年春天,李白去戴天山上探访一位道士,未遇,却另外有所遇——碧清的山溪,带露的桃花,远处的大吠,神秘的野鹿,山中的瀑布……他在未遇之外遇见很多!只要行走,亲近自然,置身山水间,总会有所遇见。

还有姑苏城里的桃花坞,桃花坞里的桃花庵,桃花庵里住着的那位桃花仙,桃欢仙在他桃花庵门口所种的桃花,真是又仙又灵,又潦倒又惊艳,又疯癫又清醒,是从苦难的泥土中开出的绝

世风华。对于有审美自觉、以诗意之心生活的人而言,生活本身就是在磨难人生的解药。风花雪月,夏雨冬雪,深情多姿的自然是不离不弃的情人。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时常看到拉车的驴,或者叫驴拉的车。有一阵,农村里掀起盖楼房热潮,那时用的还是预制板,小毛驴车就用来拉木头、预制板之类的建材。它吭哧吭哧地走在路上,一副劳苦功高又不在意的憨厚模样。赶车的人手上举着一根皮鞭。“小毛驴车来啦!小毛驴车来啦!”看见驴车远远缓缓地走在路上,大家会这样喊。赶车的人似乎并不经常挥动鞭子,嘴上倒是喊着“馐馐馐”,小孩子学成了“驴驴驴”。至今我都没搞清楚到底是“驴驴驴”,还是“馐馐馐”。

如今的乡村,安静得有点让人觉得不对劲。晴天,太阳明晃晃,站在门口望望,笔直的水泥路,汽车比从前的脚踏车多,小毛驴车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至于桃花,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乡村景致。

有时乘汽车往返于城市与乡间,倚着玻璃窗,默默观看一路。逶迤而过的房屋、不够辽阔的田野、断续续续的河流,有时偶见一群鸭悠游水中。有些傍水而居的人家,桃花开在河畔,或者菜畦的角落,那一团明艳的红色,从杂乱拥塞的意象中跳脱出来,跳进眼帘,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惊喜。于是转过头,恋恋不舍地望着,觉得自己享了尘世间的清福。

桃花转瞬望不见,那一抹桃红所带来的愉悦,却久久在心灵余波荡漾。



爱情是需要双向奔赴的,它不能单靠同情和感动,它是两个人在精神上同频的心动和契合,而灾难往往是检验人性和情感的试金石。

灾难是块试金石

□南西

根据毛姆同名小说改编的法国电影《面纱》,是一部以中国为创作背景的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粉上了男主角的扮演者爱德华·诺顿。白色衬衫,卡其色长裤,瘦削的身影,隐忍而深沉。这是一部让观众的情感天平无法不向男主角倾斜的戏。

男主角沃特是名细菌学家。他深爱妻子吉蒂,谁料妻子却背叛了他。此种局面下,绝大多数人定会情绪失控,歇斯底里。毛姆的厉害在于,他让沃特避开吵闹,而是冷静地抛出一道选择题来解决问题。沃特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要么让情人娶你,我退出;要么你和我一道去湄潭府——那地方正发生着霍乱瘟疫,我准备去接管当地的病人。”吉蒂与情人摊牌,却遭到了情人的拒绝。无奈之下,她只好随沃特去了湄潭府。

湄潭府,是一个霍乱正肆虐横行的地方。霍乱是因吃了不洁食物而引起的急性腹泻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人们以每天一百人的速度死去。当地一个法国的女修道院改成了临时医院,帮忙救人,床位不够,把饭厅当成临时医疗室,让两个病人挤一张床,如果其中一个死了,就得马上搬走,给新的病人腾地方。

灾难加速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吉蒂去女修道院里帮忙,目睹种种悲惨,每日自省便成了必修课,她终于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而感到羞愧难当。修道院里除了病人,还收留了一群孤儿。吉蒂在那里看到一架钢琴。修道院院长告诉吉蒂原来的钢琴师感染霍乱死去了,钢琴因此闲置下来,孩子们上音乐课也听不到音乐了。恰巧吉蒂会弹钢琴。一日,她领着孩子们上音乐课,弹奏了一首清幽而安静的曲目。沃特正好在修道院里诊治病人,他倚在门口静悄悄望着吉蒂,沉浸在音乐里的她是那般温婉动人。在熟悉的音乐声中他回忆起在舞会上初见吉蒂的一幕。那时的吉蒂光彩照人,她从旋转楼梯上款款走下,女神般的光芒刹那将他围住。音乐让沃特重新审视了他和吉蒂之间的关系。

吉蒂弹奏的那首安静而动听的乐曲,即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代表作《玄秘曲第一号》。我曾看到过一个关于萨蒂最受欢迎的TOP10曲目清单,排在第一位的是萨蒂的《裸体舞曲第二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玄秘曲第一号》。有《玄秘曲第一号》自然就有《玄秘曲第二号》。事实上,在1889年至1897年之间,萨蒂总共创作出了六首钢琴小品《玄秘曲》,每一首都短小灵动,时长不过两三分种,琴音带着冥思般的清冷音色。将六首《玄秘曲》连贯着一起听下来,屋内就渐渐被一种神秘而纯粹的氛围笼罩了。时光的脚步变得缓慢,浮躁的一颗心逐步平静下来。《玄秘曲》是如此美好,它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像一双温润的手,抚平我们心中那些细枝末节的烦恼。

法国作家让·科克托曾说:“有人问罗西尼,谁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回答说贝多芬。那人继续问:‘莫扎特呢?’罗西尼回答说:‘你问的是谁最伟大,而不是谁最独一无二。’如果有人这样问我这个时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最伟大的音乐家是德彪西和斯特拉文斯基,但萨蒂是独一无二的。”

确实如此。这个留着山羊胡须一副玩世不恭的音乐奇才,天生就是个反骨。他既看不上前辈瓦格纳,亦看不上同龄人德彪西,既反对浪漫主义,亦反对印象主义。他拉了几位小辈作曲家,成立了一个“六人团”,反对印象派捉摸不定的笔触,提倡简单质朴的风格,自己担任“六人团”的精神导师。他喜欢自由思考,着迷于从古希腊到福楼拜的小说,喜欢和蒙马特的画家与诗人交朋友。他不断冒出新点子,不断付诸行动,自创了独一无二的《玄秘曲》(Gnossiennes),这种轻盈的音乐形式前所未有的,就连“Gnossiennes”这个词也是萨蒂自创的,字典上查无此词,足见萨蒂的特立独行和标新立异。此外,他对哥特式建筑的直线条也分外着迷,这种着迷也直接影响了他在《玄秘曲》上那种极简结构的创作。

六首《玄秘曲》中,最具记忆点最悦耳动听的即是《玄秘曲第一号》,它如一缕发黄的怀旧气息,不息萦绕在沃特的耳畔,初见吉蒂时的温柔情愫又一次击中了他,横亘在他和吉蒂之间的坚冰渐渐得到消融。一直对沃特没有产生过爱意的吉蒂似乎也渐渐爱上了沃特。只可惜,爱的真谛领悟得太晚,受到分离才相遇,不能不说是种遗憾。沃特最终感染上霍乱,在湄潭府凄惨地死去,一坏坏黄土,将他埋在了异国他乡,令人无限唏嘘。

看完电影《面纱》,趁热打铁,我又去阅读了毛姆的纸质书《面纱》,才知电影《面纱》对故事里的某些情节作了温情的处理。按照书里所写,自始至终,吉蒂并没有爱上沃特。尽管在湄潭府她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她被他感动,可是,她确实确实没有爱上他。这是沃特的悲剧,也是毛姆笔力的体现。依照常理,沃特和吉蒂放弃熟悉的地方,同处新的恶境,很容易以“她最终爱上了他,他也终于原谅了她”来收梢。电影《面纱》里就作了如此温情的处理。然而毛姆小说中并没有如此设计,她让女主角带着自由和独立的感念回到故乡,也清清楚楚告诉读者,尽管她忏悔,尽管她羞惭,然而,她确实确实没有爱上他。

初读《面纱》时,我颇怨恨女主角的冷酷无情,再读时却对吉蒂多了一些理解。她和他原是一条道上的人。他寡言内敛,沉默自制,爱读书,不会弹奏乐器,不会打马球,舞跳得也不好;而肤浅虚荣如她喜欢跳舞,喜欢打马球,喜欢弹钢琴……性格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悲剧的酿成。爱情是需要双向奔赴的,它不能单靠同情和感动,它是两个人在精神上同频的心动和契合,而灾难往往是检验人性和情感的试金石。

揭开爱情的面纱,小说里还有人性和生活的面纱。书里的结尾,吉蒂看到自己半生的悲剧,她看到了不应该再依附于其他人,最终找到了自由和安宁,走向了觉醒和独立。